24457.3

列傳第三十七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梁書四十三

韋粲

江子一弟子四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蒨車騎將軍慤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

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益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屢從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傲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忘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躍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

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

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詡帥江西之衆赴京師也於尋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六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最高意甚不悅何須我復讓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

久捍邊疆之寄為屋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
前若論位次猶在祭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祭直
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勢實在將和若欠
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臣位兼崇重德已降豈
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祭請為諸君解釋之乃
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
新朱兩即二宮危逼獨鬼滔天臣子當戮力同
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奇鋒鏑便有所
歸之鄧垂泣曰吾豈不知國家恩深不忘應帥先士卒願
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
議已從無俟老夫言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
是諸將定議仲禮乃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
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祭營部
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公祭頓青塘
青塘當石頭中路祭慮衆心未立賊必爭之頗
以為憚謂仲禮曰一當十才非儁傑每直欲以身徇
國節下宜當其衝吾其不可致有喪仲禮曰青
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無就泊之此是

事并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益軍相助乃使直
閤將軍劉叔勵助叡叡師助叡叡師部水陸俱進時值
昏霧軍人遂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
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叡營未立便率銳
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叡勒衆還叡不從令軍
主鄭逸馳擊之斬劉叔勵以示軍截其後叔勵
景憐不敢進逸還擊賊賊衆勝入營左右牽叡避
賊叡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完略盡遂見害時
年五十四叡子昂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晉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叡首闕下以示城內
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
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
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
散騎常侍叡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
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寇帥兵屯西華門城

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
之七世孫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

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疏食終身起家王國侍
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敦直華林
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
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異高潔如此稍遷尚
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
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
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
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
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野王奏
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
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將之子四攘臂不受高
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
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
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
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
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
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
餘人開承明門挑戰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

文遷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語曰故戎昭將軍遷弟
故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丞江子
四東宮直殿步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
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
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
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
五中書侍郎諡烈子一續黃圖及琛凡九品
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少有清發善屬文而
操性放縱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大
司馬東曹掾冏敗翰以先識見機乃縱任自適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
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駕而歸俄而冏誅人皆謂有先見之知
翰有俊才善為達旨而縱情於聲酒或謂曰卿
乃可以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
時一杯酒也其任誕如此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人也祖遜父抗並吳之
名將機身長七尺容貌絕人少有異才文章冠
世吳平杜門勵志勤學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
入洛人皆謂之二陸
初為太子洗馬轉祕書郎著作郎出為吳王晏
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出為鎮南將軍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
年徵為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
圍京城嶡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
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遣難東歸嶡徑見而謂曰

賊臣憑陵社稷危聡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
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
復及死誠亦無恨後日鄱郡雖小仗義拒逆誰
敢不從固勸嶷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
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嶷征東將
軍加秩中二千石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紀曰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
破義興遣使說嶷曰若早降門當還以郡相處
復加爵賞嶷命斬其使仍諮軍士王雄等帥兵
於鱣浦逆擊又破神茂退走庱景聞神茂
敗乃遣其中軍吳子鑒 精兵二萬人助神茂
以擊嶷嶷遣軍主范知智助出郡西拒戰為神茂
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攻柵內衆軍皆土崩嶷
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
執嶷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
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衞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淡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

文有儁淩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為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淩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熟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淩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儻能相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爲朝廷邪景默然

吳向關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詔叱之淩正色責景曰朝廷人臣有翻背淩淩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馬也然密衛之又破張嵊乃求淩以害之

淩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洋太子詹事淩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敦禮率馬步二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壘與景頻戰恒先登每東

甚者威名喜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斬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知而告之遂還免害

史臣曰若夫我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舍生而取義至如張暐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若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梁書四十四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
容生淨陽王大心在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
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
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
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寧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孰孝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湓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鄖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鄖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織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為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

年出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湓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待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望

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盜城處之
廩饋甚厚與勠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
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雪擊之鐵敗績又
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
從橫旦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
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矣瑱
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
之大懼於是二藩壘起人心離貳皆將任約略
遷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貞拒戰敗績時張

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詬曰既無糧儲難以守
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
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
汝又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
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
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
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
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

泣堅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
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
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屢景亂爲
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
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以賞物擬供賞
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
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
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
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顧川庾盆
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
力如其挫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
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
雅有方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
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
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
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

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爲答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破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承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豐腴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

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
戍軍事景平二年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
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
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
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
一千五百戶少聰警善儀特爲高祖所愛太
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
賊至漸衆乃自縱而下因殿賊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
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
嘗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
徐州刺史二年
西陽王大鈞字
高祖嘗問讀何
雅高祖因賜玉
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晉陽子二
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
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
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璥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
二千戶性明悟恩風汪初矣景富京城高祖妻歸
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
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
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
應獲苦報並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

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
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
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大宗嗚
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
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
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犖字仁瑛幼雄出有膽氣及京城陷
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爲妳媪驚掩其口

勿妄言禍將及大孽笑曰倘至非由此言大寶
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
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
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
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澈自壽自餘諸子並本
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
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
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一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
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
蒿死葬溝壑毛裡石槨何以異哉吾嘗夢爲魚
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
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
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
恐傷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
罷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
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
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縣水值疾暴亂世祖
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
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
還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
等手勒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
賊圍之甚悅入謂妃曰若
賊有急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泣而退

世祖忿之因斷其穀行牓于八閒方等見益
以自危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又不受督府之令
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為都督令帥精卒
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
死無二死而獲所吾嘗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
世祖聞之不以為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為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奏就所撰三十國春秋

及靜侄子行於世
貞憲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
幼聰警博覽明老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
鉴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
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
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
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
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情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虞安知之乃遣其將宋
子仙率輕騎數百襲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
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吕徐文盛
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害
陪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
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憲世子
支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蓮屬亂離
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荆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録事參軍如

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溢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率二百騎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寶貨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

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并驅率義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又頓新破軍師養銳荷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

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
重申欲與鄉共入言之峯相佐也泉曰成敗之
舉繫此一行遲速之間終當仰聽壯祖性嚴急
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
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
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
異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慢行
部曲趁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右數十人收僧辯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

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
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
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
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
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擾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
右徃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爲
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
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
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

云羅含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
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
令書先入僧辨從齊伏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
之僧辨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鄉有罪令旨使
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
地鑠于牀側僧辨仍部分將帥幷力攻圍遂平
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
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
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

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
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龕並
會僧辨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
銳將進寇荆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
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
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
于隱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
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辨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
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

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鐶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萊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兎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大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西一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潛渡洲岸引牀柯推毀蘆葦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竪木桔槹聚茅置火以燒永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劒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
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
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驍
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
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
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
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
級子仙衆退據外郭僧辯江咀險衆軍攻之頻戰
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竟失羅城乃率餘
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固守計無所之乞輸郢
城身還就命僧辯偽許之命給舟艦以老其
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
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攻拔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
軍進師九江時景偽儀同范希榮盧暾略尚據湓
城及僧辯至希榮等固守尋行戰行走至
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

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令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先呈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進世祖即位尋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鋭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偽儻多謀簒弑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為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人倉靈剣肝新趾不慰冥快曝骨焚尸不謂為酷高祖菲食畢宮春秋

元十盛忘疑威憤終賊子
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雖抱已
土總功以還窮刀極俎鱄豈有辜士
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禾從人之水忍聞此痛
而不悼心況景僧辯臣霸先等荷襲國藩湘東
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能瀝膽抽腸共誅
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
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
已破賊徒獲其元帥並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
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
奉相國鼎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
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
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
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盟明神殛之於是升壇
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
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騎萬餘人於岸
挑戰又以艦舸千艘並載戰士兩邊夾八十棹棹

手皆趨人去來趣龍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
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
爭出邊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
合戰中流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
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艦
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
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乃游魂異盈已稔逋誅
送死欲為決我衆賊宜分其勢即遣彊弩
三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

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虜皆略聞景戰敗以
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
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
時雲入鹵掠京邑剽劫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
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
城綿亘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
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
收賊儀同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蕭

伯超首吳松江降於矣瑱瑱持送至僧辯僧辯
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
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
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
稷既傾須爲我所復人之興廢寧復有常賓客皆
前稱歎功德僧辯矍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
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忝戎首何力之有
焉於是送鬼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即帝位以僧
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

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待中尚書令鼓吹並如
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
於渌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
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
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辨上就驃騎將軍宜
豐侯循南征僧辨因督杜龕等衆軍發于建業
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
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辨僧
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

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
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
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
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
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
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汝驅逼居民入
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
建柵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
知不該備賊當是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
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遶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
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
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
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
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
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干時衆
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
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
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

天居寺餞行儀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
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旦江陵齊主
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
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
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
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熟即留鎮焉
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
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具輿太守裴之
橫會璵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

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賛俊
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
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
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
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
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
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藉英
猷宜其燮理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巨我朝
誥加大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

夫人憂世祖遺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晝寢夢榛東關還保合肥灊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涕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冑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既薨頒賻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前弔祭命尚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標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誥之辭章詩論敬賢姐豆訓及平原

婺發將葬孟顗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厥之則及命師旅既脩我戎補茲衮職

奄有龜
蒙是由子貴這
斯等語君嘉能降處貴思沙
慶資善始榮兼冬終
燕城既夕蓂葭早秋奔
門而西顧遲須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
江之流沛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
如斯銘旌故旐守毀遺碑即虛舟而設奠想祖
魂之有知臨時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
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
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敕僧辯云四海未寧勇公宜率貔虎星言
在下流荊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
就路倍道兼行赴到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
矦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趣
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鋭衆軍若
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
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消時也
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土位
僧辯預蒞立之功素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

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
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矣景領蕩定
業武陵鬱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羣力
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
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
守江陵殞身宗祐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亦
大皆畢寇虜乃瞻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
合當鰓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
極爲沖齡梁曩末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
寧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
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絕義在今
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庶梁武猶子長
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
彼國便詔王黨王渙總攝羣將送江表雷動
風馳助掃窕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
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
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宣協我良規厲

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鴻勳勇并心一力西先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若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流江陵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在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歿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道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緘將帥悉欲同泰若二朝書令以貞跡上呈觀視將帥悉欲同泰若二朝仰遣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深作求絶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睿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昌至柱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千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

輔臣敘本朝弘齋艱難建武宗祐至於丘園板
築尚懇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閫外國理
倉高廩但近弄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
士訪逮藩維公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
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德北黎
瀕遣信裹之擯慶示其可否答曰驕凶殊駭聞
彊土黨王陳兵覬衛欲劫安皂無識之徒忽然
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
上黨王深有矜嗟不傳首級再蒙封樹飾稽厚
殯務從優禮旅旬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
敬憑元宰計猶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
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
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
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
公之忠節上感蒼旻君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
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

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沾永之陽預有虓懼僧辯又重啓曰負外常侍並奔高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鄰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南冠冕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實由秉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徐陵一龍之渡清宮門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聲慶幸文之及三善克宣方流宋

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謁謝報厚施于大齊勠力展忠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在示知欲遣賢第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王蒭掌向明珠無累曾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懃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秉高點嚴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宣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養難可承

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濟寘之危何代無此孤
子當否遠忘不圖在忘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
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未歸皇昔月
心日相誓惟擬誓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鑒今
所示深遂本懷戴感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
勞之重兢辱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
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
仍向歷陽所期賞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
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深廷相見使在不絕鄉國
非遥觸目號咷僧辨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
士三千僧辨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
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辨擁檝中
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壖浦貞陽既踐僞
位仍授僧辨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
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
與諸將議因目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
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辨常廁于石頭城是日正

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
辨與其子顧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
軍悉至僧辨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
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霸先曰我
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
備僧辨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
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辨平建業遣霸先
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辨不聽竟及
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內諸軍事荆

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爲音陵郡守齊遣琳鎮
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琳殺之顗聞琳死
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顗弟頒
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
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
乎策勳當王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
祖繼體之尊尋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
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詹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

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忍自致殲滅悲矣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兄岸　子龕　第幼安）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攸成）

頓城城陷復及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
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
天門二郡大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
妻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謝謔僧祐
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
西録事參軍矦景亂西組蠻反世祖令僧祐討
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實二年
矦景寇荊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引僧祐
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矦令赴援

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
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
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揚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
卒五千據百塔遏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
謂畏己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羊口埠僧祐曰
吳兒何為不早降走何處云僧祐不與之言潛
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
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矦景聞之遂通世祖以
僧祐為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
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
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
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忘為致死所向摧殄賊莫
敢前俄而甲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
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為將父慶之
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徑款未至道卒文盛仍
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
見優寵之大同末以為

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君羊蠻
不識教義貪欲財貨相尋前後刺史莫能
改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
改太清二年開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
祖嘉之以為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
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
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
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
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

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
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與相持旬景聞
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
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其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
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
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
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道符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
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舍景密遣騎從閒道
襲陰郢州刺史劉道憐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
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贓汚甚多世祖大
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
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
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今我至此
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
以答遂死獄中

杜前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
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
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

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
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内附
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氐王楊紹
及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即懷寶第七子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縣騎
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荆州仍參幕府後為新興
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世祖以與
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
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為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
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内史枝江
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
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
爵為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
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
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
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邢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
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

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
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
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
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
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
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內等降崩又
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
是旋鎮灌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
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擢戴淺

源寔開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
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崩前兄弟九人兄嵩峯嶷岌
嶷巖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
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鄧平北將軍北梁州刺
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舊祖
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
遂走依其兄巖於南陽巖時爲南陽太守岳陽
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巖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則同歸世祖世祖以為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濮廬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

來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

之幼安性好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心峯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

文盧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下郢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同歸世祖世祖以為持節忠武將軍鄱陽內史封文盧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下郢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

版次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去

[illegible]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道
[illegible]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
[illegible]城景將宇仙率城追龕龕追至楊浦生
[illegible]之大寶三年無衆軍主至姑熟景將宋
[illegible]龕與陳霸先王琳等合營會戰龕與衆軍奮擊
[illegible]景遂東奔論功為最授平東將軍東揚
[illegible]刺史益封一千戶餘如舊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陳
[illegible]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

後江陵為納所陷以為震州
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
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
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
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壻也為吳興太守以霸
先既非貴素兵又微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
經心及為本郡要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
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
軍副杜泰攻陳[illegible]長[illegible]反為舊所敗霸先乃

遣將周文育討之龍令從宅北更出距又爲文
育所破走義興宜興先親率無圍之會齊將柳達
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還與齊人連和奄襲聞之
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
因家焉父智伯與高
祖臥內見有異光成
祖臥內見有異光成
五色因握高祖手曰
必大貴非人臣也天
下方亂安蒼生者其
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

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輒外府焉及高祖
踐阼宮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
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
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
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
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
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郢陵王於郢州平
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
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

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秦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殉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歷涇蕭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列傳第四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傃　荀匠　庾黔婁　言纷　甄恬

韓懷明

劉雲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紘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

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

孝治之術斯著事發絲綸遠加旌表而導和比

屋成風俯列蹦葦之迹彰於視聽聰盖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景雲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

食寒瓜冬月所不產景雲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

切俄頃一瓜不門問其故景雲恭具以告桑門曰我

有兩瓜分一相遺景雲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

母舉室驚異咸共尋訪終不知所在及父母卒皇

柒永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墜
冬不著氈罽如柒蔬食終身母亡哀心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禮
鳥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
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
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倫時隨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
辭不就王倫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曾子天監元
年陸建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
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
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
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灸已悶絶累日方
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
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
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絶太守蕭琛賜焉表
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傪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
史崇傪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
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

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
辟爲主簿崇儉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儉
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
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
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儉之瘥所不避雨雪倚墳
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
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
三年久食麥屑不敢鹽酢坐卧單薦因虛腫

不能起郡縣舁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
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儉少有志行居喪
踰禮齎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
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舛菁之蠶雖即情
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今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
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儉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
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
自以祿不及養但恨創
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
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勗九世孫祖邃
年十五侯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
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
侍部父法超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凶問
至匠號慟氣絶身體比冷至夜乃蘇飢而奔喪
晝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
起家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
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
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乃束髮時聲盡則係之以泣日數
旬皆燋瘠形體枯顇皮骨
裁連雖家人不復識焉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
書舍人為其除服墨絰於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
即吉毀頼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政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徒君
父之命難拒故亦榮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
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詵喜文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

至大德元年縣多少好學多講誦者經未嘗見色
於人吉南湯高士劉乳宗潮並歎異之元家本州
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為綿令治有異績先是
縣境多野獸虎豹為害云獸皆渡江舊治當時以
為仁化所感齊元初除房陵令到縣未旬月
在家遘疾歎曰吾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
知差劇但當日安甘苦易泄痢歎曰取嘗之味
苦易泄痢心逾甚及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
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二歎曰居喪
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頴胄
手書敦遣歎曰居喪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歎為府長史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
元起悉以與僚佐惟歎妻一無所取元起惡其
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歎妻亦不違之請
書數簽竟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自奴便之元

起元二十蜀部曲皆散黜妻身營殯殮攜持喪柩
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書表記室參軍
裴宣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
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
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荆州大
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挹字彦雲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挹幼有
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憙父永嬖不入口殆將滅
性親黨異之大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

所誣逮詣廷尉挹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
行人見者皆爲嗔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
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挹乃趨登聞鼓乞代父
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挹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
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
列官司厲色問挹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
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
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

異亦相聽許粉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
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令欲殉身不測
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
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粉至心有在不可
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疾無罪行
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
父子同濟矣此妙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凡鯤
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粉但囚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首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
獄據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
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罪之囚
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
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
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粉曰異哉
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粉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

辱柜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
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
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承旨
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羽以爲孝行純至明通
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羽以父陷罪因成悸疾
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
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
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食

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
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
母常得珍羞及奉甜旨必側怕有鳥玄黃雜
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哀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共行狀詔曰朕虛已
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
殊異聲著邦壤敦厲俗宜茲多牧守騰聞
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
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吏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贍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麐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台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隻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闋乃去毀除喪疏食終身衣今衣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昌洋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眞淮南太守居喪得罪父慧鏡歷詆朝士元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昌洋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昌洋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

蘇益哭之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庶各舉四科昙雲淮叔父慧非孝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淮雲令昙雲淮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晝母及母亡漿不入口者殆一旬哭聲權痛藥手持時天寒昙淮身衣單布衾人哭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盧於墓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舂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撝太中大夫炯年

江夏從兄胤受業二禮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令觀此子復見衛社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主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著席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乞葬祐母藉地腰痛脚腫竟以毀卒

度沙彌穎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太守宋昇明中坐流徙之事詳沙彌時始生年三五歲所生母爲製衰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趙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彌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夜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將不入口累旬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還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尹兼陽郡 缺 累遷寧遠録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江紓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紓

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紇侍疾將暮月衣不
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
說之莫能解者紇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
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
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
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
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
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
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劍造泄故井井水清冽
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
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
主簿紇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
及父卒紇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
聞慰霽工自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
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毎哭輒嘔血家貧與
第杳敞相篤勵霽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
奉朝請稍遷晉二思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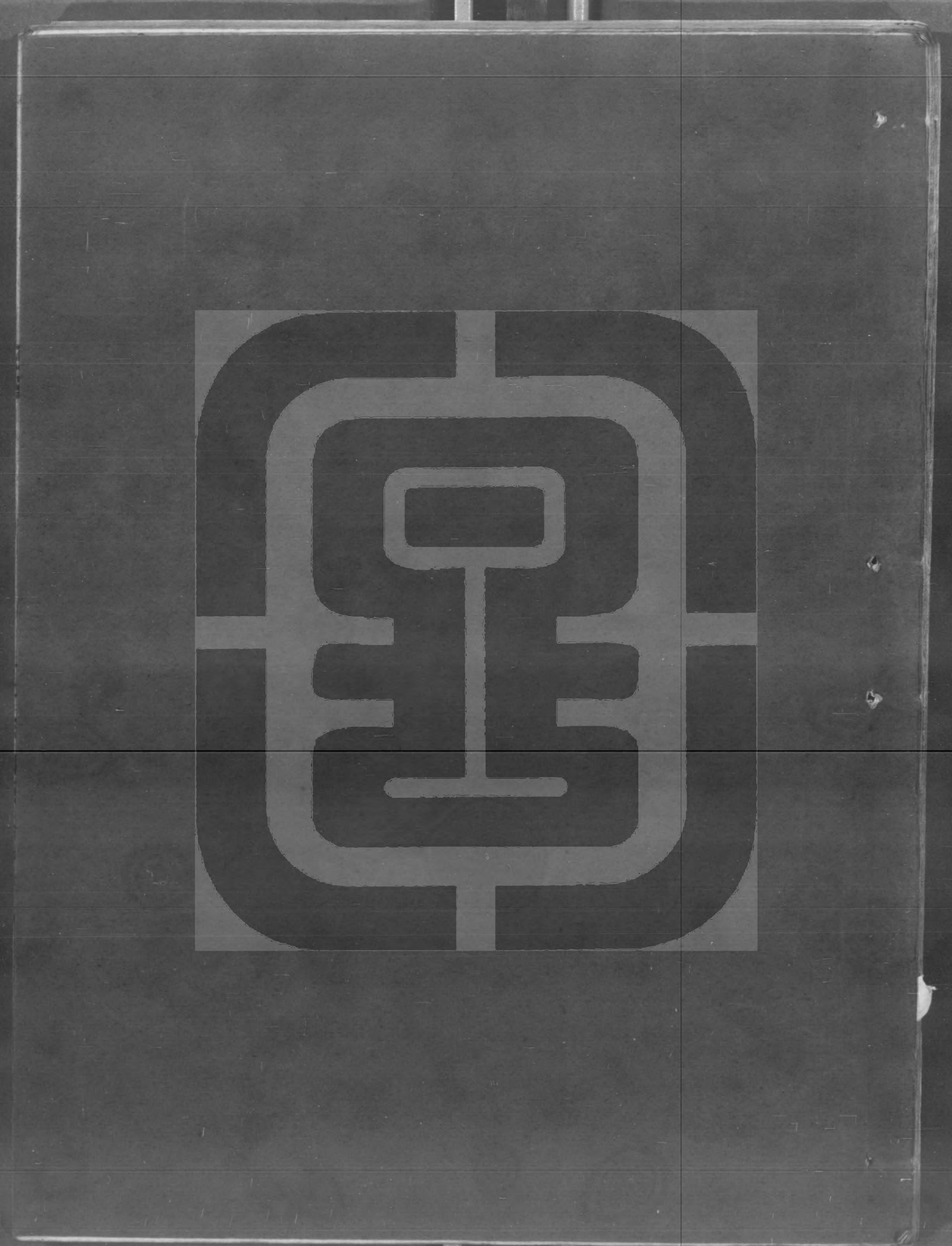
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暮除海鹽
令霖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
非所好頃之以疾免棄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
寢疾霖晝夜不解帶者七旬諷觀世音
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
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霖
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庾士
阮孝緒致書抑譬霖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
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

士傳敞在庾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
天監中歷官五經
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
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
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
爲揚州刺史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
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
二十三日氣絶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朏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晉大傅安八世孫

父經中郎識蔡雷蘭二女五歲每父要未飯乳媪
欲令蘭先蘭曰既不覺飢寧終不進舅阮
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喜君則
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
誦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
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柳之賬閔後
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
參軍累遷尚兵記室參軍時昌露降士林館蘭
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 北齊州刺史蕭韜
德政碑又未詳製 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
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
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盧不得還感氣卒及蘭
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効馳歸既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
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
經月餘日因夜語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
賦並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

24457.3

故劍喪紀爲之節文高梁仲由伏膺聖教曾參
閔損度恭孝之義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
知劍鉅痛深蓋哀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
就至如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紓講
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七